



《慈幼傳教策勵通訊》

一份「傳教部門」為慈幼會會士團體，以及參與慈幼使命朋友們的刊物

傳教活動今天仍然有意義嗎？

慈幼會 Alfred Maravilla 神父（總部傳教議員）

這是 1875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四，在華道角進教之佑聖母的聖殿。在頌唱晚禱和《我靈頌主（Magnificat）》之後，鮑思高神父走上講道台，概述了即將出發的傳教士的使徒計劃：給意大利移民傳福音之後，便要到巴塔哥尼亞傳福音。他用這些預言來總結：「……有誰知道，從這次出發和這顆小種子，會長出一棵大樹？有誰知道，它像一點穀子或芥末一樣，一點一點地散開，會產生很大的益處？」然後鮑思高神父逐一擁抱那十位傳教士。每人都得到一份由他自己在其中一次旅程回來時，用鉛筆在筆記本上寫給第一批傳教士的贈言。鮑思高神父陪同傳教士到達熱那亞（Genoa），並於 11 月 14 日，傳教士登上法國輪船 *Savoie*。目擊證人看到鮑思高神父臉上，因竭力控制眼淚而變得通紅。



這個景象，通常被浪漫化，卻仍然保留在我們普遍的慈幼想像之中。但是今天的問題仍然很多：傳教活動今天仍然有意義嗎？在我們自己會省已經沒有足夠的慈幼會會士，為何還要把他們作為傳教士，派遣到其他國家？由於天主願意所有人都得救，因此所有人都有認識耶穌基督的權利。因此，必須使所有人都有機會認識耶穌。實際上，所有門徒都被命令，往普天下去傳福音（瑪 28:19-20），以便所有人都可以發現「基督那不可測量的豐富福音」（弗 3:8）。但是，我們都知道，即使在今天，像過去一樣，許多人也不認識耶穌，也沒有機會認識或接受耶穌。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，都更需要教會「走出去」的原因，並且願意聆聽聖神的聲音，燃燒著過去曾經啟發傳教士同樣的傳教熱忱和勇氣（《救主的使命》30；《福音的喜樂》24）。我們的慈幼聖召，使我們深深地置身於教會內（《會憲》6），「她的本質是傳教」，因為她「被派遣到其他國家」（《教會傳教工作》2）。鮑思高神父把慶禮院視為具有傳教幅度，為缺乏堂區牧養的貧窮和被遺棄的青少年而設立。在傳教的熱誠策勵下，他提出了其他倡議：印刷出版社、《公教讀物》、《慈幼家庭通訊》，並創立了慈幼會、母佑會、慈幼協進會和進教之佑善會（ADMA）。最終，他為年輕的修會開創了新的一頁，就是在 1875 年派遣了慈幼會傳教士，並於 1877 年派遣了母佑會傳教士。鮑思高神父把這傳教熱誠，傳給了他的修會家庭。因此，慈幼會第 19 和 20 屆全代會強調了鮑思高神父的榜樣，指出傳教承諾是我們修會本質和宗旨的一部份（GC19 178；GC20 471）。因此，傳教士既不是我們會省內的剩餘會士，也不是「在會省內我們所必需的會士」。慈幼會傳教士是一名會士，在他的慈幼聖召內，回應他的傳教士聖召。的確，我們每年的傳教士派遣，是忠於鮑思高神父傳教精神和承諾的具體表達！

反思和分享題目：

- 為什麼今天的傳教活動仍然有意義？
- 為什麼傳教聖召，是在我們共同慈幼聖召內的一個召叫？

正好在一百年前的 1920 年，鮑思高神父的第二任繼任者歐培拉神父，給慈幼會歐洲地區的所有省會長，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函，以鼓勵到其他民族的傳教熱誠。歐培拉神父寫道，鮑思高神父在 1883 年 8 月 30 日的宏大夢想，似乎已經實現。像天使的年輕人 Luigi Colle（兩年前在聖德芬芳中去世）向他展示了慈幼會會士將來必會實現的巨大目標。「成千上萬的人士正在等待你們的幫助、正在等待信仰。」隨後是其他夢境，青年聖人逐漸看到他的慈幼會會士在照顧世界各地的靈魂。歐培拉神父繼續說：「但是不幸地，神聖師傅的哀嘆也從我心底裡發出：『莊稼多而工人少』」他指出，在慈幼事業龐大的莊稼中，非常需要傳福音者。然後，他邀請大家發揮傳教士的慷慨精神：「一個會省派遣的傳教士越多，無論去哪裡傳教，天主會賜給那個會省更多優秀的修道聖召。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修辭聲明；這是我們可敬父親的真實想法。」這當然不是過去的信息。今天，作為慈幼會會士和慈幼家庭成員，我們必須比以往任何時候，都更加相信這些說話，並且對那些似乎最邊沿人士的需求，不會關閉我們的內心。「給鮑思高神父最美麗的紀念碑、他最偉大的使徒心懷 - 難道不就是那些傳教士，帶著耶穌苦像和福音，去爭取新民族信封宗教和文明嗎？」（ACS 2,26-33）



天主實在臨現於每處文化之中



我在一個基督宗教家庭、在宗教和政治混雜一起的環境中長大；這個環境，影響了所有年輕人的命運。我參與了教會的宗教活動。在中學時期的委身，便開始在心內曉諭了傳教士的聖召。當我在神修導師的幫助下去聆聽時，越來越清楚地知道，天主正在我內心深處呼喚著我。從那時起，心中出現的任何願望，都會透過傳教熱誠的目光來察看。

作為一名在中國的慈幼傳教士，我遇見的文化，與我的不一樣。用中文溝通的痛苦，壓抑著我的幽默感。塑造人際關係和行使權力的社會階級結構，是我面對的另一個挑戰。這意味著存在一個危險，要根據社會地位和種族背景，來衡量人的尊嚴。在這種情況下年輕人的聖召，可能會遭受聖召脆弱的煎熬，因為有時很難將這些文化現實，融入修道生活當中。

今天的中國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張。我們的修道團體通過祈禱和辨識，對這情況作出回應，但同時亦非常謹慎地避免捲入黨派政治。面對這一現實，我的修道生活，尤其是團體生活面臨巨大挑戰。最近，我們遭受 Covid-19 大流行的威脅，該流行病威脅著人類的生命，並停止了許多宗教和社會活動。每個人都在恐懼中行動，對未知的事情感到恐懼。這些挑戰正在重寫我傳教生活的敘述，並影響我們在團體中的生活方式。年輕人也不能倖免。他們被限制，不能快樂地發揮青春朝氣。綜觀這一切，我問自己，是否天主的手指，也正在寫下這些敘述。



儘管如此，我回頭細看，仍然發現一些使人快樂的理由。我開始欣賞人類的多元化生活，這些生活構成了天主燦爛的馬賽克形象，以及天主在每個故事、在每項事件中如何彰顯自己。天主的確臨在於每處文化之中。無論年輕人說話的聲音多麼微小，天主都臨在於年輕人之中。在這個地方與我分享生命的年輕人的生活中，我親耳聽到了這一點。這是我最大的快樂。我在年輕人中發現的喜悅，是我面對所有挑戰的力量。我將這些挑戰和喜樂，藉著祈禱獻給天主，並在團體中分享。在祈禱中，天主直接顯明了祂的旨意。在與團體分享時，祂通過會士曉諭了祂的旨意。

總而言之，我感到那些正在辨識傳教士聖召的會士，其實也正在聆聽耶穌召喚的聲音。他們之所以快樂，是因為他們無懼並公開地這樣做。困難會來臨，但他們將在天主的唯一傳教士－耶穌基督之內找到力量，在祂那裡，我們分擔一項拯救青少年的使命。

Nicolas Chibueze 在中華會省的傳教士

慈幼傳教士聖德的見證

慈幼會 Pierluigi Cameroni 神父－聖人列品個案負責人



可敬者麗達媽媽（1788-1856），藉著她女性和慈母般的臨在，從慈幼神恩的起源開始，就在慈幼神恩上刻畫了自己的印記。小若望的家庭雖因喪父之情而動搖，但仍能獲得母親的深情愛護，母親將自己的一生全部獻給了孩子們；一位為他們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教理講授者的母親；一位教導他們盡責、勤奮、誠實和慈善對待窮人的婦人。即使她在華道角時，也幫助鮑思高神父協助貧苦且沒有家庭的年輕人。懷著母親的愛心和堅強女性的智慧，她教育他們要成為熱心教友和誠實工人。

為慈幼會所有大學祈禱

使她們能夠促進科學發展，
好能讓科學為人類服務。

世界各地有越來越多的慈幼會大學機構。讓我們祈禱，使他們可以保持其富基督人文主義的慈幼身分。願她們有能力藉著社會承諾去捍衛真理，以培育男性和女性－他們是天主的創造和人類的尊嚴。



慈幼傳教祈禱意向

